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文与海外华文教育研究中心 研制

◆ 王富仁 张翼健 主编

中国语文选修课程资源

文化论著研读

系

列

朱光潜 著

# 谈美·谈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文与海外华文教育研究中心 研制

◆ 王富仁 张翼健 主编 ◆

# 谈美·谈文学

朱光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谈美·谈文学》分别初版于 1932 年和 1946 年，  
此次重印，除个别文字作了校订外，其它皆从原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谈美·谈文学/朱光潜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3

(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

ISBN 7-02-004632-0

I. 谈… II. 朱… III. ①美学 - 基本知识②文学 -  
基本知识 IV. ①B83②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2709 号

责任编辑:李明生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王景林

**谈美·谈文学**

Tan Mei Tan Wen Xue

朱光潜 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9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1

198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02-004632-0

定价 15.00 元



## 课程 设计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苏东坡

朱光潜很欣赏苏东坡的这首诗。朱光潜无论谈美还是谈文学，都以人生问题为终极旨归。朱光潜《谈美》的最后一章是《“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而《谈文学》的第一章恰是《文学与人生》，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朱光潜认为他的美学著作的最大追求在于使人“免俗”，即从一种纯粹功利化的心灵状态中解脱出来。在他看来，人的改造与社会层面上的变迁相比，具有更为持久而深远的意义。朱光潜当年有“青年导师”之誉，他跟中学生谈美，说到底是为了“审美教育”的大目标。朱光潜以其渊博的学识告诉我们，“教育”一词在西文为 education，是从拉丁文 educare 来的，原文是“抽出”，所谓“抽出”就是“启发”。教育的目的在启发人性中所固有的求知、向善、爱美的天性。爱美是人的天性，但如果不趁适当的时机去培养，也会像花草不及时种下或培植一样，变得凋残枯萎。

《谈美·谈文学》是朱光潜专门写给青少年朋友的美学与文

学启蒙读本,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我们不仅能在作者行云流水、深入浅出的话语中了解到一些美学与文学的基本知识,还可以感受到春风化雨般的熏陶。

## 【背景知识】

### 一、朱光潜自传

我笔名孟实,一八九七年九月十九日出生于安徽桐城乡下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父亲是个乡村私塾教师。我从六岁到十四岁,在父亲鞭挞之下受了封建私塾教育,读过而且大半背诵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看过《史记》和《通鉴辑览》,偷看过《西厢记》和《水浒》之类旧小说,学过写科举时代的策论时文。到十五岁才入“洋学堂”(高小),当时已能写出大致通顺的文章。在小学只待半年,就升入桐城中学。这是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创办的,所以特重桐城派古文,主要课本是姚惜抱的《古文辞类纂》,按教师的传授,读时一定要朗诵和背诵,据说这样才能抓住文章的气势和神韵,便于自己学习作文。我从此就放弃时文,转而摸索古文。我得益最多的国文教师是潘季野,他是一个宋诗派的诗人,在他的熏陶之下,我对中国旧诗养成了浓厚的兴趣。一九一六年中学毕业,在家乡当了半年小学教员。本想考北京大学,慕的是它的“国故”,但家贫拿不起路费和学费,只好就近考进了不收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我很失望,教师还不如桐城中学的。除了圈点一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略窥中国文字学门径之外,一无所获。读了一年之后,就碰上北洋军阀的教育部从全国几所高等师范学校里考选一批学生到香港大学去学教育。我考取了。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我就在这所英

国人办的大学里学了一点教育学,但主要地还是学了英国语言和文学,以及生物学和心理学这两门自然科学的一点常识。这就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

我到香港大学后不久,就发生了五四运动,洋学堂和五四运动当然漠不相干。不过我在私塾里就酷爱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颇有认识新鲜事物的热望。在香港还接触到《新青年》。我看到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文章,心里发生过很大的动荡。我始而反对,因为自己也在“桐城谬种”之列,可是不久也就转过弯来了,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古文和文言,自己也学着写起白话来了。我在美学方面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用白话文写的。写白话文时,我发现文言的修养也还有些用处,就连桐城派古文所要求的纯正简洁也还未可厚非。

香港毕业后,通过同班友好高觉敷的介绍,我结识了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张东荪。应他的邀约,我于一九二二年夏,到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英文,兼校刊《旬刊》的主编。……江浙战争中吴淞中国公学被打垮了,我就由上海文艺界朋友夏丏尊介绍,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文,在短短的几个月之中我结识了后来对我影响颇深的匡互生、朱自清和丰子恺几位好友。匡互生因不满意春晖中学校长的专制作风,建议改革而没有被采纳,就愤而辞去教务主任之职,掀起一场风潮。我同情他,跟他一起采取断然态度,离开春晖中学跑到上海去另谋生路。我和他到了上海之后,夏丏尊、章锡琛、丰子恺、周为群等,也陆续离开春晖中学赶到上海。上海方面又陆续加上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陈之佛、刘大白、夏衍几位朋友。我们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在江湾筹办了一所立达学园。开办的宗旨是在匡互生的授意之下由我草拟后正式公布的。这个宣言提出了教育独立自由的口号。与立达学园紧密联系在一起还有由我们筹办的开明

书店和一种刊物(先叫《一般》,后改名《中学生》)。“开明”是“启蒙”的意思,争取的对象是以中学生为主的青年一代。这家书店就是解放后由叶圣陶在北京主持的青年书店,即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我把上海的这段经历说详细一点,因为这是我一生的一个主要转折点和后来一些活动的起点。我的大部分著述都是为青年写的,而且是由开明书店出版的。

立达学园办起来之后,我就考取安徽官费留英。……到了英国,我就进了由香港大学的苏格兰教师沈顺教授所介绍的爱丁堡大学。我选修的课程有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令我至今怀念的导师有英国文学方面的谷里尔生教授,他是荡恩派“哲理诗”的宣扬者,对英国艾略特“近代诗派”和对理查兹派文学批评都起过显著的影响。哲学导师是侃普·史密斯教授,研究康德哲学的权威,而教给我的却是怀疑派休谟的《自然宗教的对话》。美术史导师布朗老教授用幻灯来就具体艺术杰作说明艺术发展史,课程结束那一天早晨照例请全班学生们吃一餐早点。一九二九年在爱丁堡毕业后,我就转入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听浅保斯教授讲莎士比亚,对他的繁琐考证和所谓“版本批评”我感到厌烦,于是把大部分功夫花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伦敦和巴黎只隔一个海峡,所以我同时在巴黎大学注册,偶尔过海去听课,听到该校文学院院长德拉库瓦教授讲《艺术心理学》,甚感兴趣,他的启发使我起念写《文艺心理学》。前此在爱丁堡大学时我在心理学研究班里宣读过一篇《悲剧的喜感》论文,颇受心理学导师竺来佛博士的嘉许,劝我以此为基础去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于是我起念要写一部《悲剧心理学》,作为博士论文。后来就离开了英国,转到莱茵河畔斯特拉斯堡大学。一则因为那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母校,地方比较僻静,生活较便宜;二则那地方法语和德语通用,可趁机学习对我的专科极为重要的德语。我的论文《悲剧心理学》

是在该校心理学教授夏尔·布朗达尔指导之下写成和通过的。

在英法留学八年之中，听课、预备考试只是我的一小部分的工作，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大英博物馆和学校的图书馆里，一边阅读，一边写作。原因是我一直在闹穷，官费经常不发，不得不靠写作来挣稿费吃饭。同时，我也发现边阅读、边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这样学习比较容易消化，容易深入些。我的大部分解放前的主要著作都是在学生时代写出的。一到英国，我就替开明书店的刊物《一般》和后来的《中学生》写稿，曾搜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出版。这部处女作现在看来不免有些幼稚可笑，但当时却成了一种最畅销的书。我和广大青年建立了友好关系，就从这本小册子开始。此后我写出文章不愁找不到出版处。接着我就写出了《文艺心理学》和它的缩写本《谈美》；一直是我心中主题的《诗论》，也写出初稿；并译出了我的美学思想的最初来源——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此外，我还写了一部《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和一部《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总结了我对变态心理学的认识。在罗素的影响之下，我还写过一部叙述符号逻辑派别的书（稿交商务印书馆，抗日战争中遭火焚掉）。这些科目在现代美学中都还在产生影响。

回国前，由旧中央研究院历史所我的一位高师同班好友徐中舒把我介绍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并且把我的《诗论》初稿交给胡适作为资历的证件。于是胡适就聘我任北大西语系教授。……一九四九年冬，我拒绝乘蒋介石派到北京的飞机去台湾，仍留在北大。……一九六二年召开的文科教材会议，决定大专院校文科逐步开设美学课，并指定我编一部《西方美学史》。于是我就在前此讲过的粗略讲义和资料译稿的基础上编出两卷《西方美学史》，一九六三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四人帮”把这部美学史打入冷宫十余年，直到一九七九年再版。……今



年我已开始抽暇试译维柯的《新科学》。……再下一步就走着看了。需要做的工作总是做不完的。(1980年9月)

——朱光潜：《作者自传》，引自《朱光潜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 二、朱光潜美学著作的特点

全书文字像行云流水，自在极了。他像谈话似的，一层一层领着你走进高深和复杂里去。他这里给你一个比喻，那里给你带来一段故事，有时正经，有时诙谐；你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走，不知不觉地“到了家”。他的句子，译名，译文都痛痛快快的，不扭捏一下子，也不尽绕弯儿。这种“能近取譬”、“深入显出”的本领是孟实先生的特长。可是轻易不能做到这地步；他在《谈美》中说写此书时“要先看几十部书才敢下笔写一章”，这是谨严切实的功夫。他却不露一些费力的痕迹，那是功夫到了家。他让你念这部书只觉得他是你自己的朋友，不是长面孔的教师，宽袍大袖的学者，也不是海角天涯的外国人。

——朱自清：《文艺心理学·序》，引自《朱光潜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25页

### 【学习活动设计】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这门课程，我们设计了若干思考与探究的题目，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关于审美的，具体包括审美功能、审美心理等；二是关于文学的，具体包括文学趣味、文学语言、文学风格等。希望大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与讨论，能够领悟到文学与美学的奥妙。

## 思考与探究 1: 审美的“无用之用”

中国古代读书人流传着“头悬梁，锥刺骨”的故事，其实，这种苦读背后未必没有“暮为田舍郎，朝登天子堂”的功利企盼。也只有在科举取仕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才会上演“范进中举”的一幕悲剧。在我们今天的高考中，没有特设美学科。那么，同学们还需要多少学点美学知识，尤其是努力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美与发现美吗？朱光潜认为：“就‘用’的狭义说，美是最没有用处的。科学家的目的虽只在辨别真伪，他所得的结果却可效用于人类社会。美的事物如诗文、图画、雕刻、音乐等等都是寒不可以为衣，饥不可以为食的。……然则我们又何必来讲美呢？人性本来是多方，需要也是多方的。真善美三者俱备才可以算是完全的人。……美的需要也是人生中的一种饥渴——精神上饥渴。疾病衰老的身体才没有口腹的饥渴。同理，你遇到一个没有精神上的饥渴的人或民族，你可以断定他的心灵已到了疾病衰老的状态。”（见《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同学们不妨以“美在生活中的位置”为主题开个小型研讨会，讨论一下美是否有“用”？“用”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承认美的价值，它的力量是否又足以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呢？

### 学习资料 1

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渗入其中。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温；以其非普遍性也。美则不然。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

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中央公园之花石,农事试验厂之水木,人人得而赏之。埃及之金字塔,希腊之神祀,罗马之剧场,瞻望赏叹者若干人,且历若千年而价值如故。各国之博物馆,无不公开者,即以私人收藏之珍品,亦时供同志之欣赏。各地方之音乐会、演剧场,均以容多数人为快。所谓独乐乐不如人乐乐,寡乐乐不如众乐乐;即以宣王之僭,尚能承认之,美之为普遍性可知矣。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引自《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0—71页

## 学习资料2

音乐又有什么用?绘画又有什么用?……真正称得上美的只是毫无用处的东西,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它体现了某种需要。而人的需要就像其可怜虚弱的天性一样是极其肮脏、令人作呕的。——一所房子里最有用的地方就是厕所。

——戈蒂耶:《〈莫班小姐〉序言》,赵澧、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 学习资料3

美的救世主作用,无论在席勒还是在海德格尔,都是指人在美感中回到了自己失去的本性的状态之中。但是席勒突出的是人的理性与感性统一的自由,海德格尔追求的是一种原始的“物我同一”状态,人与物相互“敞开”显示的自由,一种混沌的朦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唯心主义者……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现代唯心主义者也是如此,尽管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他们还是要找出一个上帝来。

——毛崇杰:《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 思考与探究 2: 审美与心理距离

朱光潜在他的《谈美》中多次以英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Edward Bullough)的“心理距离说”(psychical distance)为理论工具分析问题。这一原理在朱光潜那里被表述为:“艺术家和审美者……知道在美的事务和实际人生之中维持一种适当的距离。我说‘距离’时总不忘冠上‘适当的’三个字,这是要注意的。‘距离’可以太过,可以不及。艺术一方面要能使人从实际生活牵绊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也要使人能了解,能欣赏,‘距离’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实用世界,‘距离’太远,又容易使人无法了解欣赏。”(见《“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依据审美的心理距离原理,同学们可以结合各自的人生体验和审美体验作举一反三的分析。当然,对于这个原理本身,你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 学习资料 1

乘船的人们在海上遇着大雾,是一件最不愉快的事。呼吸不灵便,路程被耽搁,固不用说;听到若远若近的临船的警钟,水手们手慌脚乱地走动,以及船上的乘客们的喧嚷,时时令人觉得仿佛有大难临头似的,尤其使人心焦气闷。……但是换一个观点来看,海雾却是一种绝美的景致。你暂且不去想到它耽误了程期,不去想到实际上的不舒畅和危险,你姑且聚精会神地去看它这种现象,看这幅轻烟似的薄纱,笼罩着这平谧如镜的海水,许多远山和飞鸟被它盖上一层面网,都现出梦境的依稀隐约,它把天和海联成一气,你仿佛伸一只手就可握住在天上浮游的仙子。你的四围全是广阔、沉寂、秘奥和雄伟,你见不到人世的鸡

犬和烟火,你究竟在人间还是在天上,也有些犹豫不易决定。这不是一种极愉快的经验么?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二章),引自《朱光潜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17 页

## 学习资料 2

所以,当人与艺术接触,或者仅仅作为欣赏者或者作为创作的艺术家的,而对艺术发生一种无我的但又如此有我的关系时,心理距离在审美欣赏和艺术创作上就代表着此种关系所固有的一种特质。

是距离使得审美对象成为“自身目的”,是距离把艺术提高超出个人利害的狭隘范围之外。

——布劳:《心理距离》,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277 页

## 思考与探究 3: 审美与移情

立普斯的“移情说”构成朱光潜《谈美》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朱光潜提出:“我们成人把人和物的界限分得很清楚,把想像的和实在的分得很清楚。在儿童心中这种分别是很模糊的。他把物视同自己一样,以为它们也有生命,也能痛能痒。他拿竹帚当马骑时,你如果在竹帚上扯去一根毛,在骂你一场之后,他还要向竹帚说几句温言好语。……人情化可以说是儿童所特有的体物的方法。人越老就越不能起移情作用,我和物的距离就日见其大,实在和想像的隔阂就日见其深,于是这个世界也就越没有趣味了。”(见《“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是啊,随着每个人的成长、成熟,童年时代的那种简单朴素的欢乐就似乎永难寻

觅了。这一习见生活现象背后的美学及心理学动因究竟是什么呢？大家不妨聚在一起讨论一下，交流心得体会。

### 学习资料 1

移情说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立普斯(Theodor Lipps 1851—1914)……立普斯把移情分为两种，一种是实用的移情，一种是审美的移情。他认为，并非所有的移情都是审美的移情。例如，当一个人悲伤的表情令我们同情的時候，我们也会跟着悲伤，这就是实用的移情，这是和对悲伤这一感情的客观真实性的关怀相联系的。而审美的移情并不关心对象的真假，也不关心它实际上是什么，只是一种不带任何功利的无意识的纯粹的审美观照。因此，立普斯的移情说还带有非功利性的特征。

——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76—477 页

### 学习资料 2

我们不仅进入自然界那个和我们相接近的具有特殊生命感情的领域——进入到歌唱着小鸟欢乐的飞翔中，或者进入到小羚羊优雅的奔驰中；我们不仅把我们精神的触觉收缩起来，进入到最微小的生物中，陶醉于一只贻贝狭小的生存天地及其一张一合的那种单调的幸福中；我们不仅伸展到树枝的由于优雅的低垂和摇曳的快乐所形成的婀娜的姿态中；不仅如此，甚至在沒有生命的东西之中，我们也移入了这些可以解释的感情，并通过这些感情，把建筑物的那种死沉沉的重量和支持物转化成许许多多活的肢体，而它们的那种内在的力量也传染到了我们自己身上。

——洛宰：《小宇宙》，引自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0—41 页

### 学习资料 3

对儿童来说,生活就是玩,听童话故事,见识一些“事物”的表面特征;对青年来说,生活就是较有系统的活动,现实世界的故事,吃喝玩乐的朋友,唱歌、爱情、大自然、旅游、冒险、科学、哲学;对成年人来说,生活就是野心、策略、占有欲、对别人的责任感、参与生活斗争的自私的热情。

——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引自《西方思想宝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 页

### 学习资料 4

婴儿、儿童时代,在我们以后回顾的时候,就显得像天堂一样。所谓天堂,也只不过是个人儿童时代的一大堆幻想而已。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引自《西方思想宝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4 页

## 思考与探究 4: 诗,生命的表现

有人说,风花雪月等等都已经被前人说烂了,所有诗都被前人做尽了,诗是没有未来的。朱光潜对此不以为然,他在《谈美》中说:“这般人不但不知诗为何物,也不知生命为何物。诗是生命的表现。生命像柏格森所说的,时时在变化中即时时在创造中。说诗已经做穷了,就不啻说生命已到了末日。”(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你又是怎样看待诗与生命的问题呢?

### 学习资料 1

凡是没个性、没有内在性,而只有死寂的表面的地方,科

学和逻辑都有实用和理论价值。可是当它们扩展其作用于这样一个世界,其中一切事物都在运动、成长、变化和生活,它们就割裂实在,虚构实在的图景。……生命和意识不能从数学、科学和逻辑方面来探讨,……宇宙中有类似诗人创造精神的东西,一种活生生的推动力,一种生命之流,……只能由一种神圣的同情心、即比理性更接近事物本质的感觉所鉴赏。

——《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见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第630—631页

## 学习资料 2

赋诗作文,都是自写胸襟。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故好丑虽殊,而不同则一也。

丈夫贵独立,各自精神强。于古无臧否,于心有主张。肯为辕下驹,低头依门墙?

——袁枚:《寄奇方伯》、《题宋人诗话》

## 思考与探究 5:人生的艺术化

朱光潜在《谈美》一书中最后说:“朋友,在告别之前,我采用阿尔卑斯山路上的标语,在中国人告别习用语之下加上三个字奉赠:‘慢慢走,欣赏啊!’”(见《“慢慢走,欣赏啊!”》)朱自清是朱光潜的知音,他在《谈美·序》中指出:“‘人生的艺术化’……这是孟实先生自己最重要的理论。”我们今天重读朱光潜的书,不是为了背诵某些美学知识或原理,而是要在个体亲历的日常生活中努力践行“人生艺术化”的主张。美向何处寻?美就在情趣化、艺术化的人生里!在你的生命历程中,是否发生过难忘甚至刻骨铭心的诗性体验呢?



## 学习资料 1

你攀上船头桅杆的大缆，望一望被船的龙骨划破的波浪，怎样溅起白色的泡沫，从你头顶高高飞过；你再望一望那遥远的绿色海面，那里，波涛汹涌，永不停息，那里，阳光从千千万万舞动的小明镜中反射到你的眼里，那里，海水的碧绿同天空明镜般的蔚蓝以及阳光的金黄色交融成一片奇妙的色彩；——那时候，你的一切无谓的烦恼、对俗世的敌人和他们的阴谋诡计的一切回忆都会消失，并且你会融合在自由的无限精神的自豪意识之中！

——恩格斯：《风景》，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33 页

## 学习资料 2

啊，诗从何处寻？  
在细雨下，点碎落花声，  
在微风里，飘来流水者，  
在蓝空天末，摇摇欲坠的孤星！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4 页

## 思考与探究 6：“新文学”与“旧文学”

朱光潜在《谈文学》中披露：“我个人与文艺界朋友的接触，深深地感觉到传统习尚所产生的一些不愉快的经验。我对新文学属望甚殷，费尽千言万语也不能说服国学耆宿们，让他们相信新文学也自有一番道理。我也很爱读旧诗文，向新文学作家称道旧诗文的好处，也被他们嗤为顽固。”（见《文学的趣味》）那么，